韩寒◎著 COLLECTION

五年文集 上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韩寒五年文集/韩寒著. —南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，2006.1

ISBN 7-5391-3264-7

Ⅰ.韩… Ⅱ.韩… Ⅲ.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0903号

韩寒五年文集(上下册)

责任编辑 彭学军

阴牧云

装帧设计 许 菲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：330009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90×1240mm 1/32开本

印 张 18.5

字 数 445千字

书 号 ISBN 7-5391-3264-7/I·816

定 价 39.00元(上下册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韩寒五年集

上

三重门·通稿 2003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三 重 门 1

通稿 2003 253

序一 / 255
序二 / 257
教师的问题 / 258
恋爱的问题 / 261
学校的问题 / 263
军训的问题 / 267
语文的问题 / 268
大学生的问题 / 277
数学的问题 / 279
重要不重要的问题 / 282
历史的问题 / 286
英语的问题 / 287
干部的问题 / 291
性格的问题 / 293
压力的问题 / 295
专家的问题 / 296
招生的问题 / 299
诗歌的问题 / 301
自己的问题 / 305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

林雨翔所在的镇是个小镇。小镇一共一个学校，那学校好比独生子女。小镇政府生造的一些教育机构的奖项全给了它，那学校门口“先进单位”的牌子都挂不下了，恨不得用奖状铺地。镇上的老少都为这学校自豪。这学校也争过一次气，前几届不知怎么地培养出了两个理科尖子，获了全国的数学竞赛季亚军。消息传来，小镇沸腾得差点蒸发掉，学校领导的面子也顿时增大了好几倍，当即把学校定格在培养理科人才的位置上，语文课立马像闪电战时的波兰城市，守也守不住，一个礼拜只剩下四节。学校有个借口，说语文老师都转业当秘书去了，不得已才……林雨翔对此很有意见，因为他文科长于理科——好比两个侏儒比身高，文科侏儒胜了一厘米——所以他坚决抗议。

林雨翔这人与生俱有反叛的功能，什么都想批判——“想”而已，他胆子小，把不满放在肚子里，仅供五脏之间作交流。

小镇还有一个和林雨翔性格雷同的人，他叫马德保。马德保培育成功这性格比林雨翔多花了三十年，可见走了不少冤枉路。马德保没在大学里念过书，高中毕业就打工，打工之余，雅兴大发，涂几篇打工文学，寄了出去，不料编辑部里的雅兴发得更厉害，过几个月就发表了出来。马德保自己吓了一跳，小镇文化站也吓了一跳，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文人，便把马德保招到文化站工作。马德保身高一米八五，人又瘦，站着让人担心会散架，天生一块写散文的料。他在文化站读了一些书，颇有心得，笔耕几十年，最大的梦想是出一本书。最近，他整理出散文集书稿，寄出去后梦想更是鼓胀得像怀胎十月的女人肚子，理想中的书也呼之欲出。后来不幸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函，信中先说了一些安慰话，再点题道：“然觉大作与今人之阅读口味有所出入，患无销路，兹决定暂不出版。”马德保经历了胎死的痛苦，只怪主刀大夫手艺不精，暗骂编辑没有悟性驽钝未开，决心自费出书，印了两百本，

到处送人。小镇又被轰动，马德保托书的福，被镇上学校借去当语文老师。

有人说当今学文史的找不到工作，这话也许正确，但绝不代表教文史的也找不到工作。那几个出走的语文老师一踏入社会便像新股上市，要的单位排队，顿时学校十个语文老师只剩六个。师范刚毕业的学生大多瞧不起教师职业，偶有几个瞧得起教师职业的也瞧不起这所学校，惟有马德保这种躲在书堆里不谙世道的人才会一脸光荣地去任职。他到学校第一天，校领导都与他亲切会面，足见学校的饥渴程度。

马德保任一个班级的语文教师和文学社社长。他以为现在学生的语文水平差，把屠格涅夫教成涅格屠夫都不会有人发现，所以草草备课。第一天教书的人都会紧张，这是常理，马德保不知道，以为自己著作等身，见多识广，没理由紧张。不料一踏进教室门，紧张就探头探脑要冒出来，马德保一想到自己在紧张，紧张便又扩大多倍，还没说话脚就在抖。

一个紧张的人说话时的表现不是忘记内容，而是忘记过渡，马德保全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两句毫无因果关系的句子居然能用“所以”串起来。讲课文失败，掩饰的办法就是不断施问。毕业班的林雨翔看透了马德保的紧张，又想在听课的教师面前表现，连连举手胡诌。马德保本来是在瞎问，和林雨翔的答案志同道合，竟可以一一匹配。渡过难关后，马德保对林雨翔极口揄扬，相见恨晚，马上把他收进文学社。

2

林雨翔老家在农村，这村倚着一条铁路。前几年火车提速，但那里的孩子却不能提速。一次在铁路上玩时一下被轧死两个，亏得那时五岁的林雨翔在家里被逼着读《尚书》，幸免于难，成为教条主义发展

至今惟一成就的一件好事。林父先是恐惧不安，成天让林雨翔背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。但那两个为自由主义献身的孩子在人心里阴魂不散，林父常会梦见铁轨边肠子骨头一地都是，断定此地不可久留。正好区委里的一个内部刊物要人，林父荣升编辑，便举家搬迁。不幸财力有限，搬不远，只把家挪了一两公里，到了镇上。离铁轨远了，心里踏实不少，每天早出晚归工作也挺顺心。

林父这人爱书如命，可惜只是爱书，而不是爱读书。家里藏了好几千册书，只作炫耀用，平日很少翻阅。一个人在粪坑边上站久了也会染上粪臭，把这个原理延伸下去，一个人在书堆里呆久了当然也会染上书香。林父不学而有术，靠诗歌出家，成了区里有名气的作家。家里的藏书只能起对外炫耀的作用，对内就没这威力了。林雨翔小时候常一摇一晃地说："屁书，废书，没用的书。"话由林母之口传入林父之耳，好比我国的古诗经翻译传到外国，韵味大变。林父把小雨翔痛揍一顿，理由是侮辱文化。林雨翔那时可怜得还不懂什么叫"侮辱"，当然更别谈"文化"了，只当自己口吐脏话，吓得以后说话不敢涉及人体和牲畜。林父经小雨翔的一骂，思想产生一个飞跃，决心变废为宝，每天逼小雨翔认字读书，自己十分得意——书这东西就像钞票，老子不用攒着留给小子用，是老子爱的体现。

没想到林雨翔天生——应该是后天因素居多——对书没有好感，也想博大地留给后代享用——他下意识里替后代十分着想。书就好比女人，一个人拿到一本新书，翻阅时自会有见到一个处女一样怜香惜玉的好感，因为至少这本书里的内容他是第一个读到的；反之，旧书在手，就像娶个再婚女人，春色半老红颜半损，翻了也没兴趣，因为他所读的内容别人早已读过好多遍，断无新鲜可言。林雨翔竭力保留书的新鲜，弄不好后代困难时这些书还可以当新书卖呢。林父的眼光只停留在儿子身上，没能深邃到孙子的地步，天天死令林雨翔读书，而且是读"好书"。《红楼梦》里女人太多，怕儿子过早对女人起研究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趣，所以列为禁书。所幸《水浒传》里有一百零五个男人，占据绝对优势，就算有女人出现也成不了气候，故没被禁掉，但里面的对话会删去一些内容，如“鸟”就不能出现，有“鸟”之处一概涂黑，引得《水浒传》里“千山鸟飞绝”。无奈《水浒传》里鸟太多，林父工作量太大，况且生物学告诉我们，一种动物的灭绝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所以林父百密一疏，不经意留下几只漏网之“鸟”，事后发现，头皮都麻了，还好弭患及时，没造成影响。

林父才疏，只识其一不识其二，把老舍《四世同堂》里的“㞢”错放了过去。一天偶查字典，找到“㞢”字，大吃一惊，想老舍的文章用词深奥，不适合给小雨翔看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古文最好。

然而古文也难免有这类文字。堂堂《史记》，应该够正经了，可司马迁著它时受过宫刑，对自己所缺少的充满向往，公然在《史记》里记载“大阴人（大生殖器的人）”，这书该禁。《战国策》也厄运难逃，有“以其髀加妾之身”的描写，也遭了禁。林父挑书像拣青菜，中国丰富灿烂的文献史料，在他手里死伤大片。最后他挑到几本没瑕疵的让林雨翔背。林雨翔对古文深恶痛绝，迫于父亲的威严，不得不背什么“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；人皆有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”，简单一点的像“无古无今，无始无终”。背了一年多，记熟了几百条哲理，已具备了思想家的理论，只差年龄还缺。七岁那年，林父的一个朋友，市里的一家报社编辑拜访林家，诉苦说那时的报纸改版遇到的问题，担心众多。小雨翔只知道乱背“畏首畏尾，身其余几”，编辑听见连小孩子都用《左传》里的话来激励他，变得大刀阔斧起来，决定不畏浮云，然后对林雨翔赞赏有加，当下约稿，要林雨翔写儿歌。林雨翔的岁数比王勃成天才时少了一倍，自然写不出儿歌。八岁那年上学，他所学的字已经识到了六年级水平，被教师夸为神童。神童之父听得也飘飘然了，不再逼林雨翔背古文。小雨翔的思想得到超脱，写诗一首：

小鸭子　嘎嘎叫
不吃饭　不睡觉
到底这是为什么
原来作业没有交

林父看了大喜过望，说是象征主义，把诗寄给了那编辑，不日发表。林父在古文里拣青菜有余暇，开讲西方文学，其实是和儿子一起在学。由于林雨翔的处女作走的是象征主义的路，林父照书大段解释象征主义，但没有实人，只好委身布莱克，由唯美主义摇身变成象征主义，讲解时恰被林母听见，帮他纠正——林母以前在大专里修文科，理应前途光明，不慎犯了个才女们最易犯的错误，嫁给一个比她更有才的男人。家庭就像一座山，双方都要拼命往上爬，而山顶只容一个人站住脚。说家像山，更重要的是一山难容二虎，一旦二虎相向，必须要恶斗以分轩轾。通常男人用学术之外的比如拳脚来解决争端，所以说，一个失败的女人背后大多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。林父林母以前常闹矛盾，几欲离婚，幸亏武松诞生。林雨翔天资可爱聪颖，俩人把对对方的恨转变成对孩子的爱，加上林母兴趣转移——完成了一个女人最崇高的使命后，老天赏给她搓麻将的才华，每天早出晚归搓麻将。这样也好，夫妻口角竟少了许多。个中原因并不复杂，林父想骂人时林母往往不在身边，只好忍住。久而久之，林父骂人的本能退化——这话错了，对男人而言，骂人并不是一种本能，骂女人才是本能。

由于林雨翔整天在家门口背古文，小镇上的人都称之为“才子”。被允许读其他书后，才子转型读现代小说，读惯了古文，小雨翔读起白话小说时畅通顺快得像半夜开车。心思散极，古文全部荒废，连韩非子是何许人都不记得了。中国的长篇小说十部里有九部是差的，近几年发展得更是像广告里的“没有最差，只有更差”，只可惜好莱坞的“金酸梅”奖尚没涉足到小说领域，否则中国人倒是有在国际上露脸的

机会。所以，读中国长篇小说很容易激起人的自信，林雨翔读了几十部后，信心大增，以为自己已经饱读了，且饱得厉害——不是人所能及的饱，而是蛙蛇过冬前的饱，今朝一饱可以长期不进食。

于是林雨翔什么书都不读了，语文书也扔了。小学时他凭基础可以轻松通过考试，升了中学后渐渐力不从心，加上前任语文教师对他的孤傲不欣赏，亟来用荀子劝他，说什么“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”，见未果，便用庄子吓他“不能容人者，无亲；无亲者，尽人”，依旧没有效果，只好用老子骂他，说雨翔这人“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”，预言“此人胸襟不广，傲而无才，学而不精，懦弱却善表现，必不守气节，不成大器”。万没想到这位语文教师早雨翔一步失了节，临开学了不翼而飞，留个空位只好由马德保填上。

雨翔得到马德保的认可，对马德保十分忠心，马德保也送他的散文集《流浪的人生》给林雨翔，林雨翔为之倾倒，于是常和马德保同进同出，探讨问题。两人一左一右，很是亲密。同学们本来对林雨翔的印象不好，看见他身旁常有马德保，对马德保也印象不佳——譬如一个人左脚的袜子是臭的，那么右脚的袜子便没有理由不臭。

其实林雨翔前两年就在打文学社的主意，并不是想要献身文学，而是因为上任的社长老师坚信写好文章的基础是见闻广博，像那个老师就旅游成癖，足迹遍及全国，步行都有几万里，我红军恨不能及。回来后她把见闻介绍给学生，学生听她绘声绘色地描述，感觉仿佛是接听恋人的电话，只能满足耳瘾而满足不了眼瘾，文章依然不见起色。社长便开始带他们去郊游。开始时就近取材，专门往农村跑。头几次镇上学生看见猪都惊喜得流连忘返半天，去多以后，对猪失去兴趣，遂也对农村失去兴趣。然后就跑得远了些，一路到了同里，回来以后一个女生感情迸发，著成一篇《江南的水》，抒情极深，荣获市里征文一等奖。这破文学社向来只配跟在其他学校后面捡些骨头，获这么大的奖历史罕见，便把女学生得奖的功劳全归在旅游上，于是文学社俨然

变成旅行社，惹得其他小组的人眼红不已。

林雨翔也是眼红者之一。初一他去考文学社，临时忘了《父与子》是谁写的，惨遭淘汰。第二次交了两篇文章，走错一条路，揭露了大学生出国不归的现象，忘了唱颂歌，又被刷下。第三次学乖了，大唱颂歌，满以为入选在望，不料他平时颂歌唱得太少，关键时刻唱不过人家，没唱出新意，没唱出感情，再次落选。从此后他对文学彻底失望。这次得以进了文学社，高兴得愁都省略掉了。

那天周五，下午有一段时间文学社活动。路上林雨翔对马德保说："马老师，以前我们选写文章的人像选歌手，谁会唱谁上。"

马德保当了一个礼拜老师，渐渐有了点模样，心里夸学生妙喻盖世，口上替老师叫冤："其实我们做老师的也很为难，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，要积极向上，更主要是要健康成长。"言下之意，学生就是向日葵，眼前只可以是阳光，反之则是发育不佳。

"那最近有什么活动呢？"

"哦，就是讲讲文学原理、创作技巧。文学嘛，多写写自然会好。"

雨翔怕自己没有闭门造车的本领，再试探："那——不组织外出活动？"

"这就是学校考虑的事了，我只负责教你们怎么写文章——怎么写得好。"马德保知道负责不一定能尽责，说着声音也虚。

雨翔了解到新社长是那种足不出户的人，对文学社的热情顿时减了大半。踱到文学社门口，马德保拍拍林雨翔的肩，说："好好写，以后有比赛就让你参加，你要争口气。"里面人已坐满，这年代崇敬文学的人还是很多的。可见，文学已经老了，因为一样东西往往越老越有号召力；但又可以说文学很年轻，因为美女越年轻追求者就越多。然而无论文学年轻得发嫩或老得快死，它都不可能是中年的成熟。

马德保自我介绍后，说："我带给大家一样见面礼。"学生都大吃一惊，历来只有学生给老师送东西的义务，绝没有老师给学生送东西

的规矩。

马德保从讲台下搬出一叠书，说：“这是老师写的书，每个人一本，送给大家的。”然后一本一本发，诧异这两百本书生命力顽强，大肆送人了还能留下这么多。社员拿到书，全体拜读，静得吓人。马德保见大作有人欣赏，实在不忍心打断，沉默了几分钟，忽然看到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男生一目十页，“刷刷”乱翻。平常马德保也是这么读书的，今天不同，角色有变化，所以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可书已送人，自己又干涉不了，好比做母亲的看见女儿在亲家受苦。马德保实在看不下去，口头暗示说：“有些同学读书的习惯十分不好，速度太快，这样就不能体会作者着笔的心思。读书要慢。”

这话把想要翻一页的人吓得不敢动手，只好直勾勾地看着最末几行发呆——其实不翻也不会影响，因为马德保的散文散得彻底，每篇都像是玻璃从高处跌下来粉碎后再扫扫拢造就的，怕是连詹克明所说的“整合专家”都拼不起来。

雨翔悄声坐到那个翻书如飞的男生旁。两人素未谋面，男生就向他抱怨：“这是什么烂书，看都看不懂。”

林雨翔为认识一个新朋友，不顾暗地里对不起老朋友，点头说：“是啊。”

“什么名字？”林雨翔问。

“罗——罗密欧的罗，天——”男生一时找不出有“天”的名人，把笔记本摊过去，笔一点自己的大名。

“罗——天诚，你的字很漂亮啊。”

罗天诚并不客气，说：“是啊，我称它为罗体字！”说着满意地盯着“裸体字”，仿佛是在和字说话：“你叫林雨翔是吧，我听说过你的名字。”

一切追求名利的人最喜欢听到这句话。林雨翔心里回答“正是老子”，嘴上窘笑说：“是吗？”

罗天诚像没在听林雨翔说话。林雨翔那个“是吗”凝固在空气里翘首以待回应。

“上面那根排骨叫什么名字？我看见他跟你挺好的。”林雨翔不愿和排骨苟活一起，不屑道：“他是我一个老师，看我将来会有大出息，故意和我套近乎。”

“我看是你和他套近乎吧？”罗天诚冷眼看他，拆穿谎言。雨翔苦心经营的虚荣感全部被反诘歼灭掉，痛苦不堪，硬笑一下，懒得和罗天诚这怪人说话。

马德保终于开讲。第一次带一大帮文学爱好者——其实是旅行爱好者——他有必要先让自己神圣，昨晚熬到半夜，引经据典，辞书翻了好几本，总算著成今天的讲义，开口就说：

“文学是一种美的欣赏美的享受，既然如此，我们首先要懂得什么是美。研究美有一门学问，叫美学——研究丑就没有丑学，所以可以看出美的重要——”马德保顿了顿，旨在让社员有个笑的机会，不料下面死寂。马德保自责讲得太深，学生悟性又差，心里慌了起来，脑子里一片大乱，喝一口水稳定一下后，下面该说的内容还是不能主动跳出来。马德保只好被动搜索，空旷的记忆里怎么也找不着下文，像是在黑夜里摸寻一样小东西。

马德保觉得学生的眼睛都注意着他，汗快要冒出来。万不得已，翻开备课本，见准备的提纲，幡然大悟该说什么，只怪自己笨：

“中国较著名的美学家有朱光潜，这位大家都比较熟悉，所以我也不再介绍了——”其实是昨晚没查到资料，“还有一位复旦大学的蒋孔阳教授，我是认识他的！”真话差点说出来——“我是昨晚才认识的”，但经上面一说，好像他和蒋孔阳是生死至交。

马德保为证明自己的话，不得不窃用蒋的学生朱立元一篇回忆恩师文章中的一段话：“我当时去拜访他时，他问得很仔细，他问到狄德罗的‘美在关系说’的内容时，我举了狄德罗对高乃依悲剧《贺拉

斯》分析的例子，说到老贺拉斯的一句关键性台词‘ 让他去死吧 ’时，我的先生轻声纠正说‘ 是让他死吧 ’，这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[引自《复旦逸事》（辽海出版社）第 179 页]”说别人的话能做到像马德保一样情真意切着实不易，但一切初次作案的小偷花不义之财时都会紧张，马德保念完后局促地注意下面的反应，生怕听到“ 老师，这个我读过 ”的声音，调动全身一切可调动的智慧准备要解释，幸好现在的学生无暇涉猎考试以外的书籍，听得都像真的一样。

马德保再阔谈希腊神话与美学的关系。

罗天诚推了几下林雨翔，问：“ 你听得懂他在讲什么？ ”

“ 讲故事吧。天知道。”

罗天诚变成天，说：“ 我知道，他这是故意卖弄，把自己装成什么大学者，哈…… ”

林雨翔听得兴趣索然。他对美的认识处在萌芽阶段，不比马德保的精深。百般无聊中，只好随手翻翻《流浪的人生》，看到一篇《铁轨边的风》，想起儿时的两个伙伴，轻叹一声，看下去。马德保开头就装神扮鬼，写道：“ 我有预感，我将沿着铁轨流浪。”预感以后，大作骈文：

两条铁轨，千行泪水。风起时它沉静在大地暖暖的怀里酣睡着，酣睡着。天快亮了。千丝万缕的愁绪，在这浓重的夜空里翻滚纠结；千疮百孔的离思，在这墨绿的大地中盘旋散尽。

沿着她走，如风般的。这样凄悲的夜啊，你将延伸到哪里去？你将选择哪条路？你该跟着风。蓝色的月亮也追寻着风向。在遥远的地方，那片云哟……

雨翔想，这篇无疑是这本书里最好的文章，他为自己意外地发现

一篇美文欣喜不已。其实他也没好好读过《流浪的人生》，当初的“倾倒”只是因为书而不是书里的内容，这次真的从垃圾堆里拣到好东西，再一回被倾倒。

马德保第一堂课讲什么是美，用了两个钟头，布置议论文一篇，预备第二堂讲如何挑选芸芸众生里的美文，懒得全部都写，只在讲义上涂“如何选美”，第三堂课要讲找到美文以后的摘录感悟，当然叫“选美之后”，第四堂终于选美完毕，授怎样能像他一样写文章。一个月的计划全部都订好了，想天下美事莫过于当老师，除了发工资那天比较痛苦外，其余二十九天都是快乐的。

林雨翔回到家，向父亲报喜说进了文学社。林父见儿子终成大器，要庆祝一下，只是老婆不在，无法下厨——现在大多数家庭的厨房像是女厕所，男人是从不入内的。他兴致起来，发了童心，问儿子：“拙荆不在，如何是好？”

林雨翔指指角落里的箱子，说：“吃泡面吧。”林家的“拙荆”很少归巢，麻将搓得废寝忘食，而且麻友都是镇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比如该镇镇长赵志良，是林母的中学同学，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，蹉跎岁月嘛，总离不开一个“蹉”字，“文革”下乡时搓麻绳，后来混上镇长了搓麻将，搓麻将搓得都驼了背，乃是真正的蹉跎意义的体现。另外还有镇里一帮子领导，白天开会都是禁赌，对人民群众宣讲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，一到晚上马上深入群众，和人民搓成一片。林母就在麻将桌上与各同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，身价倍增，驰名于镇内外。这样林父也动怒不了，一动怒就是与党和人民作对，所以两个男人饿起来就以吃泡面维生。可是这一次林父毅然拒绝了儿子的提议，说要改变花样，便跑出去买了两盒客饭进来。林雨翔好久不闻饭香，想进了文学社后虽然耳朵受苦，但嘴巴得福，权衡一下，还是值得的。

两个男人料不到林母会回家。林母也是无奈的，今天去晚一步，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